分餐制今昔

文化什錦 李丹崖

二〇二〇年初，一場席捲世界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讓很多人幽居家中，也讓每個家庭都誕生了一個或數個美食家，家餚也是佳餚，因為烹飪習慣和精力的原因，吃久了也會膩。所以，當疫情的管制級別逐漸降低以後，內地不少餐館逐漸開業，小區也解禁了，但並未出現門庭若市的局面。很多人對堂食多少還有一些禁忌，對餐廳的病毒防控還有一些不放心，尤其是同桌就餐的人，近距離推杯換盞，會不會帶來病毒傳播？

各大餐廳也許是看出了各種端倪，紛紛推出妙招，以紓解食客們的就餐壓力，最簡單的是公筷。如今，很多餐廳每位顧客面前已經備好了兩副筷子，一黑一白，白色為公筷，夾菜到自己碗裏，黑色則自己進餐使用。這一招有一些效果，但是，效果並不明顯，於是，聰明的餐廳已經推出了分餐制，還美其名曰，回歸傳統，效法中國先賢。

分餐制的由來確實很悠久。其實，在唐代以前，中國人吃飯都是分餐制的，至於起源於某個時代，並沒有確切和固定的說法。我認為，分餐制可能起源於原始社會，那時候，氏族中的一幫人狩獵歸來，在空地上生起篝火，且歌且舞，然後由氏族的長老們把獵物們一一分好，裝盤，分予眾人食之。這或許是最早能體現公平分餐的起源吧。後來，到了封建社會，分餐制已經成為朝堂之上頗具儀式感的飲食傳統，眾人面前的餐盤和餐具已備好，肉食佳餚美酒在案，萬舞在中堂，君王在上，舉杯開飲，各色臣公紛紛開吃。那場面，應該近似於現代的國宴。

分餐制的儀式感很足，卻少了近距離接觸，開懷暢飲、促膝而談的暢快，到了唐代，一個氣勢恢宏、不拘一格的王朝出現，徹底打破了分餐制的禁錮，桌餐開始盛行，一張桌，多張椅，餐在桌心，人在桌側，舉杯暢飲，勾肩搭背，喝多了，兩個男人也能摟在一起抱頭痛哭或長嘯不止。合餐制確實熱鬧，氣氛好，於是，就這樣一直流傳至今。

絞盡腦汁的餐廳營業人員開始了「回歸傳統」的分餐制，這樣做，確實能對防止病毒傳播起到有效作用。但是，我覺得，這也僅僅是從心理上安慰食客們，如果說還有別的功用，那就是給食客們帶來了新鮮感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就算再分餐，三杯酒下肚，誰還顧得了那麼多，推杯換盞，猜拳行令，難免唾沫橫飛，故而，分餐制雖好，就餐時還須注意文明禮儀。

行筆至此，想起古人就餐時，舉杯時候要以袖管相遮，這就好多了，至少，除了禮儀之外，在功能上還能做一些隔離，若餐廳老闆提供寬袖讓人戴在胳膊上，這或許才是徹底「回歸傳統」。

當然這不太現實，還是那句：疫情下，食不言，祝君身體健康大好。

陽台音樂會

如是我見 陸小鹿

最近看到一個關於意大利的陽台音樂的視頻，不得不感嘆，疫情有多困難，苦中作樂就有多明亮。身處逆境，保持樂觀的精神振作至關重要。音樂也可以成為一種戰鬥工具。

這些天，海外疫情告急，意大利成為最大災區。作為文藝復興的發源地，多才多藝的意大利人發起了一個快閃活動。傍晚六點，意大利全國的音樂家拿起手裏的樂器，打開窗戶，在陽台上共同彈奏。男女老少，都很開心地參與到這一活動中。

意大利人在自家陽台上插上國旗，各種樂器紛紛上場，薩克斯、手風琴、小提琴、圓號、結他，甚至還有彈豎琴的，我聽不懂他們是否演奏的也是國歌，但感受到音樂的歡快和振奮。

其中一段視頻，三樓陽台上站着三個音樂家，二樓陽台上有一個女歌手，三樓吹奏，二樓歌唱，三樓給二樓做伴奏，真是免費而新穎的音樂會。更有趣的是，對面陽台上的孩子們，拿起鍋子和鍋蓋，敲鑼打鼓來助興。看到這一幕，不禁感嘆意大利音樂氛圍之濃郁，彷彿人人都會吹拉彈唱，人人都是藝術家。看來，真有必要多學門技能，如常轉動起來，多好啊。

緊急情況下可以幫助調節情緒，讓你活得更定心。

Maurizio Marchini是意大利的著名男高音，夕陽西下，穿着家居T恤的他，站在自家陽台上，面對摯愛的佛羅倫斯，唱起了《今夜無人入睡》，這是歌劇《圖蘭朵》裏最著名的一段詠嘆調。唱到高潮部分，他抱起自己的孩子，那一瞬間，我差點淚流。《今夜無人入睡》裏有段歌詞是：「消失吧，黑夜！星星沉落下去，星星沉落下去！黎明時我將獲勝！我將獲勝！我將獲勝！」一場疫病，讓一座人來人往的城市變成了「空城」，可是，疫病消除不了人們心中的希望，即使環境險惡，人們依然會追求美好。

寫到這裏想引用下惠特曼的詩：「我無論生活在哪裏，遇到任何意外都要保持自我平衡，面對黑夜，風暴，飢餓，嘲弄，事故，挫敗，都要像樹木和動物那樣堅韌。」

像樹木和動物那樣堅韌。但願疫情快點過去，讓禁足的人們快點走出陽台。

歌者，能回到歌劇院去唱歌；聽者，能坐在音樂廳裏賞樂。每個人都回到自己原本的位置，讓世界如常轉動起來，多好啊。

抗疫書畫

編者註：旅法華文作家綠騎士（原名陳重馨）以詩畫《鐵塔遙敬黃鶴樓》傳遞同心抗疫精神。



鐵塔遙敬黃鶴樓

身伴塞納愁愁
心繫長江憂憂
鐵塔遙敬黃鶴樓
電斬雷轟君昂首
疫浪淹捲全球
怒海萬千苦舟
謝跨國界伸援手
祈將平安曲鳴奏

居家的日子

人生在線 閆影

我站在窗前俯視樓下的街道，像個囚犯。不知是因為周末，還是人們對病毒的氾濫終於有了恐懼，樓下停靠的私家車明顯比平日多了。但仍然不間斷地有車輛往來，人們依然三五成群地外出，家長帶着小朋友騎單車，還有遛狗的，推嬰兒車的……這是上個周末的情境，這本來溫馨熟悉的畫面，如今卻像恐怖電影一般讓人不安。

我搬到斯德哥爾摩兩個月了。消息早就說政府已在討論，一些流行病專家和數學家也不斷督促，應該把整個斯德哥爾摩地區隔離起來。不過最終證明這些都是傳言，政府仍然沒有採取更嚴厲的限制措施。星期天晚上，瑞典首相勒文在電視上向國民發表了一場不同尋常的演講。為阻止病毒傳播，他呼籲全社會團結起來，每個人都盡到自己的責任，為可能被打斷的正常生活做出犧牲。

兩個月前，我們為在香港和內地的親友擔驚受怕，聽他們訴說從大年三十起就困於家中的無奈。沒想到，兩個月後劇情發生了大反轉，歐洲成了世界疫情的中心。我們被迫留在家中，避免與人接觸，工作與生活完全混在了一起。一些當地科技大公司一周前已讓員工在家工作，但市中心的通勤者周一則在社交媒體上抱怨，由於需求量減少，巴士公司縮減了車次，讓繁忙路線的巴士中人滿為患。在法國、德國、瑞士等相繼出台嚴厲隔離措施後，連之前提出「群體免疫論」的英國都關閉了酒吧、商店、餐館，瑞典的生活就顯得「自由」得多了。

而這樣的「自由」也暗藏着社會的不安和焦慮，每天從意大利和西班牙傳來的確診和死亡數據，都讓斯德哥爾摩的醫護備感壓力。他們用「風暴」來形容疫情的嚴峻，儘管軍隊在斯德哥爾摩南部搭建起了小規模的戰地醫院，但重症患者的數量仍保持高速增長。



▲三月二十一日，瑞典斯德哥爾摩購物商圈國王大道顯冷清 路透社

我每天閱讀着關於新型冠狀病毒的新聞，不禁為政府的危機管理方式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。在亞洲人看來，政府至今仍然不關閉幼稚園，也不呼籲民眾外出戴上口罩，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。事實上，醫療裝備的嚴重短缺，連前線的醫護人員都供應不足，如何還能呼籲民眾戴口罩呢？何況，在西方文化中，只有生病的人才會戴口罩，普通人戴口罩外出會被視為非常奇怪的舉動。但我們剛到這裏不久，連各種繁瑣的身份證件都沒有辦全，像網購食物這樣的便利就享受不到了。也許是因為初來乍到無所忌憚吧，我還是戴着口罩去了超市，但當我發現自己嚇到一群小朋友時，又感到非常尷尬，無地自容。是我太自私了嗎？我問自己。但另一方面又委屈地認為，理性地看，我也是在保護他們呀。

不，他們的想法可不一樣。「儘管困於家中，但我們仍然不應忘了自由。」在疫情中最受威脅的老人家說。星期天的下午，摘掉口罩，我感覺自己像是冒着生命危險到樓下扔垃圾，那時我碰到了一對外出散步的老夫妻，他們是來看鳥的。三月下旬天氣逐漸回暖，掛在樹枝上的小木屋裏，不時傳出嘰嘰喳喳的聲音。我在離他們兩米遠的地方駐足，我們都沒有說話，安靜的空氣和陽光裏，只看到小鳥那絢麗的羽毛，伴隨着清脆的啼聲。那是生命，儘管脆弱，它多美好啊。我輕輕地走開了，生怕會驚擾了這份寧靜。他們會平安的吧，我唯有在心底祝禱。

居家的日子裏，我更多地待在客廳。給窗台上的植物澆水成為首要任務，即便留在室內，也想守住那份對自然和生命的敬畏和嚮往。工作、閱讀，躺在沙發上睡午覺，在北緯五十九度的高度上，每天準時出現的陽光從同一角度毫無保留地傾瀉進屋來，在地板上拉出一道長長的光帶。我意識到，在這個古老的北方之國，我們對生死、未知的態度，正如我們對彼此的了解一樣，存在着巨大的鴻溝。

我不知道疫情會持續多久，就連權威專家也說不出具體期限。但我知道，人們已團結起來，保護我們的鄰居、我們的長者，讓更多的人在這場與病毒的「戰爭」中存活下來。

何勞弦上聲

黛西札記 李夢

閉關在家，繼續相約各位「意遊」故宮。今次，我們看一幅清麗典雅的宋畫——《聽琴圖》。

此前文章中曾介紹書法和繪畫均功力了得的趙孟頫，今次的主角同樣書畫皆佳。他開創瘦金體，他的工筆花鳥畫作維妙維肖，他甚至為了推動當時藝術的發展而拓展畫院規模，僅一次入院考試的畫師便有上千人之多。他便是宋徽宗趙佶（一〇八二至一一三五），遠稱不上是一位好皇帝，卻是一位再出色不過的藝術家。

數年前，故宮博物院「石渠寶笈」特展時，《聽琴圖》真跡曾展出。不久前，一位朋友講起自己仍記得當時初見此畫的震撼。有些畫撼人，因為氣勢龐然，風雲卷盪，有些因為熱烈豐盈，而《聽琴圖》不同。它的震撼，從「靜」中而生，自有一種「可遠觀不可褻玩」的端正清雅。畫中撫琴聽松，餘音裊裊，讓觀畫人忍不住屏住呼吸，唯恐打擾了那一方似遠還近的安寧。

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，《聽琴圖》被當成宋徽宗本人的畫作，因為畫作上方蔡京題詩的落款加了一個「臣」字，也因為畫作左下角的落款是宋徽宗極富個性的「天下一人」簽。近年，經學者考證，這畫的作者其實是宋徽宗所創宣和畫院的一位畫師，不過畫中撫琴者，正是趙佶本人。

「聽琴」是古代文士相聚時的常設節目，不少畫家曾以此為題創作。通常，畫家會為撫琴與聽琴設定一處場景，大多有清寂幽遠的意味，要麼在山邊泉畔（例如趙孟頫的《松蔭會琴圖》），要麼在茅舍或林中（例如唐寅的《撫琴圖》），而《聽琴圖》卻無意於此。單看此畫，我們看不出畫中人所在地，背景大片留白，不過只有一棵松樹以及沿松樹攀援而上的兩株凌霄花而已。

留白，既擴闊畫中空間，也讓觀者愈發將目光專注於畫中四人。松下撫琴者是趙佶，畫幅左邊着綠衫者與右邊着紅衫者均為皇帝身邊近臣，其中一人低首，另一人仰頭，呼應畫幅正上方蔡京題詩中的「仰窺低審含情客」一句。畫中三人建構一個穩固的小型三角形構圖，而三人與趙佶身後松樹又建構另一個略大的三角形構圖。三角形構圖通常令到畫幅看上去穩定、堅實，而兩個三角形構圖的嵌套，無疑加重了這一觀感。

畫中出現的意象十分精簡，卻各有深意。皇帝對面有一方石，突顯徽宗對於石的喜好（不過，花石綱的勞民傷財，《水滸傳》曾有介紹）；皇帝身旁是一隻香爐，青煙一縷既應和琴音，也為畫作增添幽寂氛圍。今人觀畫，雖聽不見千年前的古琴琴音，卻能藉由畫中人與人、人與物件之間的互動，想像琴弦撥弄之美。畫中蔡京題詩，句句用典，最後一句「以聽無弦一弄才」引用《晉書》中陶淵明的故事。據說，陶淵明身邊有一架無弦琴，當親朋相聚時，常撫弄無弦琴以為趣。琴無弦，自然不能發聲，那撫弄之意為何？按照這位田園隱士的說法，「但識琴中趣，何勞弦上聲」，也就是說，只要識得琴音深藏之趣，有聲與無聲又有何分別？

蔡京此句想來深合趙佶心意。既然琴音留不住，唯作《聽琴圖》，已達「無聲勝有聲」之境，日後也可時時回望遙想。不過，趙佶不曾想到，此畫完成不久，他便被金人擄走，自此時移世易，再不復撫琴聽松之樂。



►《聽琴圖》 故宮博物院圖片